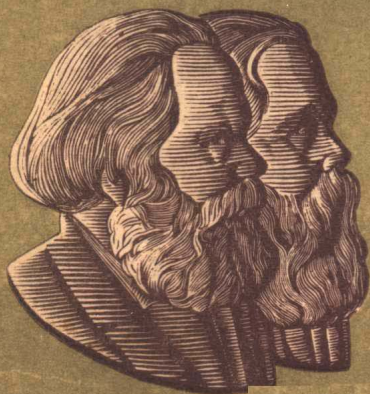




解 放 社 編

# 馬恩通信選集

# 馬恩通信選集

解 放 社 編

## 目 錄

|                       |     |
|-----------------------|-----|
| 爲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書信.....    | 1   |
|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唯物史觀的書信.....  | 67  |
| 論愛爾蘭問題.....           | 103 |
| 附錄：恩格斯致考茨基論殖民地的信..... | 120 |
| 馬恩論俄國.....            | 123 |

# 爲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的書信

——柯柏年譯・徐冰校——



# 一 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四日於倫敦

國際工人聯合會\*\*

不久以前，倫敦的工人爲了波蘭事件，致書巴黎的工人，要他們在此事件中採取共同行動。

巴黎工人派了代表到倫敦來，爲首者是工人託蘭

---

\* 馬克思不祇是工人階級底偉大理論家，而且是世界共產黨底指導者與創始者。馬克思與恩格斯爲了無產階級黨底創造與團結，而進行頑強的鬥爭，歷數十年。一八八九年，恩格斯在致丹麥社會主義者特里爾 (Trier) 的一封信中，關於這種鬥爭寫過以下的話：「無產階級爲要在決定勝負的日子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勝利，他必須建立一個特別的政黨，與一切其他的政黨分開，與他們相對立，這即是說建立一個有階級意識的階級政黨；——馬克思與我自從一八四七年以來，就抱着這種主張。」（恩格斯致特里爾的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八四六年時，恩格斯便已經進行反對「真實的社會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的鬥爭；（參閱「共產黨宣言」中文本解放社版第四十九頁）

(Tolain)。託蘭是在巴黎最近選舉時本來的工人候選者，是一位很和藹可親的人（他的同伴也都是很和藹可親的青年）。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聖馬丁堂（St. Martin Hall）舉行公開的大會；這個大會是由烏特

他在巴黎的一個德國工人訓練班中，對於共產黨底任務會有如下的規定：一、與有產者利益相衝突反着，實現無產者的利益；二、以廢除私有財產與代之以財產共有制來實現之；三、除了暴力的民主革命外，不承認有其他實行此種意見的方法。（一八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信，見「馬恩全集」，第三部，第一卷，第五十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進行的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在他們底通信中反映得十分明顯。

列寧說：這通信集寫道，它包含着「無產階級基本目的之最深刻的了解，並依據着這些革命目的底觀點，對策略底某些任務之異常富有伸縮性的規定，對機會主義或對革命的空談毫不讓步」。（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十七卷，第三十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往來的書信，顯示出他們兩人五十年來在國際工人運動底隊伍間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我們這裏所選印出來的他們的書信，只不過一些個別例子，例示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為建立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而對各式各樣的右的與「左的」機會主義進行徹底的、頑強的與熱烈的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致第三者的書信中所論及的一切本質上的問題，他們兩人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恩格斯當馬克思在世時寫給柏克爾（Becker）、左爾格（Sorge）、倍倍爾（Bebel）、伯因斯坦（Bernstein）和別人的信，所發表的見解，是這兩位國際無產階級導師底共同見解。

——編輯部註

格 (Odger) (鞋匠，全倫敦工會聯合會底會長，又特別是與布萊特 (Bright) 有關係的『工會選舉權鼓動協會』底會長) 與克雷麥 (Cremer) (建築工人與建築工人工會底書記) 所召集的。(這兩人，在布萊特指導之下，爲北美事件\*\*\* 召集工會大會開會於聖哲姆堂 (St. James Hall)，爲加里波的宣言 (Garibaldi manifestations) 也同樣召集大會) 他們派勒路伯茲 (Le Lubez) 來見我，問我願否代表德國工人參加，特別是問我能否派一個德國工人到大會去演講。我派厄卡里亞斯 (Eccarius) 去，他演講得很好。我自己在講台上做一個啞角幫助他。我知道，在倫敦與巴黎這兩面，這一次出現了真正的『勢力』，所以，我決定把我對這類邀請都加以拒絕的常規取消了……又決議於一八六五年召集工人大會於比利時\*\*\*\*。大會又任命下列諸人，組織一個臨時委

---

\*\* 這封信是討論第一國際——它「安下了無產者爲社會主義的、國際的鬥爭底基礎」。(列寧)——之創立，及第一國際底「創立宣言」是在什麼條件下寫成的。

——編輯部註

\*\*\* 這是指美國的內戰，工業的北部與擁有奴隸的南部之間的內戰 (一八六一——六五年)。

——編輯部註

\*\*\*\* 第一國際底第一次大會，不是在一八六五年，而是在一八六六年舉行的；不是在比利時，而是在瑞士開會 (日內瓦)。

——編輯部註

員會：烏特格、克雷麥，還有別的好幾位——一部分是老的憲章運動者，一部分是老的歐文主義者等等——代表英國；烏爾佛、馮丹那（Fontana），和其他意大利人，代表意國；勒路伯茲諸人代表法國；厄卡里亞斯與我代表德國。大會授權與臨時委員會恣意選收會員。

（勒路伯茲是一個三十幾歲的法國青年，但他生長於澤稷與倫敦，英語說得極好，是法國工人與英國工人之很好的居間人。）（音樂教師與法文教師）

會場的人，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現在顯然表現出工人階級底再活躍）。在大會中，烏爾佛少佐（圖恩·塔西斯，加里波的底副官）代表着倫敦的意大利工人協會。大會決定創立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設於倫敦，為德國、意國、法國和英國各國工人協會間的『媒介』。

到這裏為止，情形是很好的。我出席了委員會底第一次會議。任命一個小委員會（我也在內），以起草原則宣言與臨時規約。我因為身體不好，不克出席小委員會底會議，以及隨後的全體委員會底會議。

在我所沒有出席的兩次會議——小委員會底會議與隨後的全體委員會底會議——中，發生了下面這些事情：

烏爾佛少佐提出意大利工人協會（它沒有一個中央組織，可是後來顯露出它在本質上是聯合的協濟會）底

規約，以備新協會採用。我後來看到了那份規約，它顯然是馬志尼（Mazzini）底著作，所以，你已可知道它討論真正的問題——工人問題——時，是抱着那種精神，用着那種辭句了，而且是怎樣把民族問題插進去的。

此外，又有一個老歐文主義者威斯頓——他自己現在是一個製造廠主，是一位非常可愛可敬的人物——起草了一個思想極紊亂而又冗長的頭。

後來的總委員會會議，就委託小委員會去修改威斯頓底綱領與烏爾佛底規約。烏爾佛自己離開倫敦，往那波里出席意大利工人協會大會，以決定使它加入倫敦的中央聯合會。

另一次小委員會會議，我又沒有出席，因爲通知我開會是通知得太遲了。在這次會議中，勒路伯茲提出了『原則宣言』與烏爾佛底規約底改作，由小委員會通過交付總委員會討論。總委員會於十月十八日開會。厄卡里亞斯寫信給我說，遲延就有危險。我於是赴會，當聆聽可敬的勒路伯茲誦讀一篇辭句修飾得太過、但寫得很不好、而又完全未成熟的序言——冒稱爲原則宣言時，我確爲之吃驚。那篇序言隨處都可發覺出馬志尼的思想，而其全部是披蓋着法國社會主義底最模糊的爛衣。此外意大利的規約是大體上被通過了，除了其他的一切錯誤之外，還企圖要建立一種在事實上完全不可能的歐

洲工人階級底中央政府（站在這中央政府背後的，自然是馬志尼）。我提出很溫和的反對，經過了長時間的一來一往的討論，厄卡里亞斯提議小委員會應將此事再交給它底『起草委員會』修改。同時又表決通過了勒路伯茲底宣言所包含的『旨趣』。

二天之後，十月二十日，克雷麥（代表英國工人）、馮丹那（代表意國工人）與勒路伯茲在我家中開會（威斯頓不能出席），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拿到這些文件（烏爾佛與勒路伯茲的），所以事先不能有什麼準備；但堅決地確定，如果是可能的話，決不許原文有一行留存。爲要取得時間，我提議在我們『修改』之前，我們應先『討論』規約，照我這個提議實行。當大家對四十條規約底第一條得到同意時，已是午夜後一點鐘了。克雷麥就說（這正是我所期望的）：在十月二十五日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什麼東西可提出，我們必須把會期延到十一月。這樣，小委員會可以在十月二十七日開會，努力求得一個確定的結果。這個提議通過了，『文件』就『留給』我研究。

我見到，從這些草案中是作不出什麼東西的。爲了辯解我整理這已經『通過的旨趣』所用的一種極特別的方式，我就寫了『告工人階級書』（An Address to The Working Class），（一種對於一八四五年以來工人階級

底各種事件的回顧；這是原來計劃所無的），因而藉口說一切事實的東西都已經包括於『告工人階級書』，我們不應把同一的東西重複說三遍，就把序言全部變更，把原則宣言刪去，最後又把四十條規約改爲十條。在『告工人階級書』中，論及國際政治時，我不說各民族，而說各國，我不申斥小國，而申斥俄國。我底建議，全部爲小委員會所通過。不過要我負責把『義務』與『權利』這兩個名詞採用入於規約底序言中，同樣地，也要採用『真理、道德與正義』；但我把它們安插得不會發生什麼害處。……

要使我們的見解表現在爲工人運動底現在的立場所能接受的方式內；——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這些人在幾個星期後，就會爲選舉權而與布萊特和柯勃登（Cobden）開會去了。要復醒了工人運動容許言辭底老的勇敢性，是還需要時間的。內容強硬而形式溫和；這是必要的。東西一印出，我就送給您\*。

---

\* 參閱第一國際底「創立宣言」。

## 二 馬克思致顧格曼的信

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於倫敦

我昨天接到你底非常有興味的信，現在我在各點上來回答你。

最先，我簡單說明我對拉薩爾的關係。在他從事實際鼓動時期，我們的關係是斷絕了：（一）因為他自畫自讚的吹法螺，同時他最無恥的剽竊我的著作等等；（二）因為我非難他的政治策略；（三）因為在他的鼓動以前，我已在倫敦這裏，對他很詳細解釋並『證明』了：『普魯士國家』底直接的社會主義的干與，是很荒謬的。在他寫給我的許多信（從一八四八至一八六三年）中，和在我們兩人親自會見中一樣，他總是聲明他是我所代表的那個黨底信徒，當他（於一八六二年末）在倫敦自己確知不能再對我玩弄他的詭計時，他就決定反對我，把舊時的黨僭稱為『工人底獨裁者』。雖有這一切，就是在他的短促的生命底末年時他底鼓動對於我

是兩面性的，我還是承認他的鼓動底功績。他底驟然的死，舊日的友情，哈茨斐爾德伯爵夫人寫來的悲哀的信，對於資產階級報紙之憤懣（因為資產階級報紙當他在世的時候對他非常懼怕，他死後却以卑怯的無禮對待他）——這一切使着我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聲明，反對貧困的盲目，可是在這篇聲明中並沒有講到拉薩爾活動底內容。（哈茨斐爾德把這篇聲明送到『北星』發表）

爲着同樣的理由，並希望能夠把我認爲危險的因素除去，恩格斯和我就答應寄稿給『社會民主主義者』（他發表了『創立宣言』底德譯文，當蒲魯東死時，由於編輯者的請求，我爲他寫了一篇關於蒲魯東的論文，在舒維澤（Schweitzer）把他的令人滿意的編輯工作計劃送給我們之後，我們就答應列名爲撰稿者。李卜克內西擔任編輯部底非正式的編輯，對我們又多一層保證）。

可是，不久，我們得到了證據，知道拉薩爾事實上叛變了黨\*。拉薩爾與俾斯麥訂立正式的契約（自然，

---

\* 不久之後，舒維澤「繼續執行」拉薩爾底政策，擁護俾斯麥，已成爲顯明的事。因爲這個緣故，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及李卜克內西，都公開拒絕再投稿於『社會民主主義者』。

他手中是沒有什麼保證的)。在一八六四年九月末，他到漢堡去，在那裏（連同癡狂的斯拉姆與普魯士的警探麥爾）強迫俾斯麥合併什列斯威——好斯坦(Schleswig-Holstein)\*，這即是說，以『工人』底名義來宣佈這種合併等等。俾斯麥答應普遍選舉權與幾種冒牌社會主義的設施，作為酬報。可惜，拉薩爾不能把喜劇演畢。他把他顯露為一個非常滑稽的受愚弄的！一切企圖着使這種方式永遠不會再行發生。

拉薩爾陷入這個歧途，因為他是密圭爾(Miquel)一型的『現實政治家』，只是規模比較大，目的比較遠〔順便說一說，我對於密圭爾早就看得很清楚，我認為他的得勢是由於國民聯合會(Nationalverein)\*\*，對於這位渺小的漢諾威(Hanover)的律師是一個光彩的藉

---

\* 什列斯威與好斯坦這兩個公國。已是通過一個個人聯合與丹麥聯繫着，普魯士企圖吞併這兩個公國。拉薩爾建議於俾斯麥對丹麥宣戰與合併什列斯威——好斯坦，他並且答應「以工人底名義」擁護俾斯麥此舉，如果俾斯麥答應施行普選制。

——編輯部註

\*\* 國民聯合會成立於一八五九年九月，是一部分普魯士資產階級底組織，宣傳日耳曼各邦——除奧地利之外——底統一，以普魯士為盟主。從這個國民聯合會，後來產生出大資產階級的國民自由黨；國民自由黨是俾斯麥政策底的主要擁護者之一。

——編輯部註

口，使全德國在它的四個區域以外都聽到他的言論，這樣提高了的『現實』，把他自己再反應到漢諾威內地，使他在『普魯士』保護之下扮演『漢諾威的』米拉波（Mirabeau）」。一如密圭爾及其現在的朋友拉住的普魯士攝政親王所創始的『新時代』，以便使國民聯合會會員緊靠『普魯士的元首』，一如他們是一般地在普魯士保護之下發展着他們底『市民的自負心』；拉薩爾也這樣以烏可馬克（Uckermark）的腓力普第二（Philip II）來扮演無產階級底波莎侯爵（Marquis Posa），而俾斯麥則做他與普魯士王國之中間人。他不過是仿效着國民聯合會底先生們。雖然那些引起了有利於中等階級的普魯士的『反動』，拉薩爾是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俾斯麥握手。那些先生們的行爲，是比拉薩爾更爲正當，因爲資產階級已慣於把在他眼前的利益視爲『現實者』，而且在事實上，這個階級到處都甚至對封建主義也已妥協，依事件底性質，勞動階級却是真正革命的。

對於像拉薩爾那樣的戲劇似的自負的天性（可是他不是官職、市長職等等這一類的微末的廢物所能賄買的），是一個極有誘惑力的思想：一件直接爲着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由拉薩爾執行的事業！他事實上對於這事業底真實的經濟條件是太無知了，使他不能誠實地批評自己！在另一方面，卑劣的『現實政治』——使德國資產

階級容忍一八四九至五九年的反動並對於人民底愚化旁觀的『現實政治』——使德國工人『墮落』了，要他們不歡迎這位答應幫助他們一躍就進入樂土的大言不慚的救主，是辦不到的啊！

前面中斷了的話頭，現在再拾起來吧。『社會民主主義者』才創立，年老的哈茨斐爾德就要執行拉薩爾底『遺囑』。她經過華格納（『十字報』的）與俾斯麥發生關係。她把工人協會（全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等等都交歸他處理。什列斯威—好斯坦之合併，將在『社會民主主義者』上宣佈，並一般承認俾斯麥為保護者等等。這整個美妙的計劃失敗了，因為我們有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在『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編輯部。恩格斯與我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編輯法，對於它之阿諛拉薩爾，對於它之不時向俾斯麥賣俏等等雖然都厭惡，但我們暫時還是要公開贊助這份報紙，使年老的哈茨斐爾德底陰謀失敗，並阻止工人黨底完全妥協，這自然是更為重要的。因此，我們要以良好的態度，去應付惡劣的工作，雖然我們時常私下寫信給『社會民主主義者』，叫它對俾斯麥也要像對進步主義者一樣反對。我們甚至對高慢的妄人柏克爾——他對拉薩爾在遺囑中給他的重要性十分當真——反對國際工人聯合會的陰謀，也加以容忍。